



《王安石传》：崔锺著；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汇聚艺术作品强大气场



胸臆，而志气统其关键”，“诗文以豪宕奇伟有气势为上”。这些恰中肯綮的文论思想，把文章“气”的价值及其意义阐发得十分透彻明了。

时下能动手写文章者甚多，诸如小想法、小感受、小发现、小情怀都能敷衍成文。但人们读到的不少作品，不是辞藻堆砌，就是逻辑含混；不是颓唐之气，就是小家子气；不是有气无力的抽插，就是无病呻吟的叹息。读那些作品，犹如遇到盗版的碟片，断片、卡顿，断断续续，走走停停，总体印象是思理不畅，缺乏思想和艺术的完整统一。

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大致有三：一是思想稚嫩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，停滞在较浅层面，停留在表象皮相，缺乏应有的高度和深度。二是思维漂移，缺乏定力。碎片化的阅读，带来碎片化的思维，认识上的摇摆，造成思理的短路，无法形成一以贯之的认知。三是作品中的“气”无法聚合，或是辞不达意，或是出现形散神也散的状况。前两种情况主要是思想修炼问题，后一种情况主要是艺术修养和驾驭力的问题。

恰如好的拳击手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，艺术作品亦是如此。作品的“气”虽然看不见摸不着，似乎难以言说，其实是完全能够感知的东西。文章的“气”宛如歌曲中跃动的主导旋律，明丽、欢快，循环往复、一唱三叹，能在瞬间抓住读者和观众，让其感觉到作品的精妙所在，激起阅读鉴赏的愿望。大量的阅读体验和品鉴实践告诉人们，大凡优秀的文艺作品，总能感觉到那里奔腾的气流、充盈的文气、饱满的气场。

写作是技巧活，作品中的“气场”是作者艺术驾驭力的表现。某种意义上说，作品中的“气场”就是创作技巧的显露，是判断作品艺术表现力的重要标尺。作品的谋篇布局、起承转合、首尾呼应、结构铺

成、叙述描写、情感语言等等，都能观察到“气”的存在、气流的强弱及气场的大小，立即可辨作品质量的高下和作者思想艺术水平的高低。“气”是作品的精要，是编织作品的红丝线。作品中少了“气”，就少了血脉，就失去了生机，也就缺少了可读性和观赏性。文艺作品的“气场”来自于作者的眼界和格局，而“气”的涵养主要来源于作者的精神气质。作者的精神气神怎样，决定着作品的气脉。作家艺术家必须对作品的社会效果有清醒的认识，在与时代同行的时候，需要不间断地对自身思想修养、精神状态、心理情绪等作出调适和提升。

作品中的“气”，无疑是作者独立思考的结果，是作者所思所想的自然衍生物。作者对社会演进的洞悉，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把握，对主题观念的提炼以及对人物情感演变的设计等等，判断是否准确、描述是否连贯、气息是否通畅，气场的有无、气流的强弱，都能看出作者思想成熟的程度，同样能看出作者政治站位的高度和艺术修养的深度，这样的磨礱修炼将是漫长的过程。

《孟子》云，夫志，气之帅也；气，体之充也。文章是要让人读的，作品是要让人看的。我们正在进行的民族复兴的宏大事业呼唤更多的好文章、好作品问世。既要扫除低迷颓唐之气，也要扫除低俗媚俗之气。作品中所流灌的“气”理当是清新绿色的，理当是凛然大气，理当是浩然正气，这样的强大气流汇聚起来，定能激发起人民群众高擎火炬呼号前行的巨大能量。

文章中“气”的蓄积与表现需要长期积累和磨练。对于一般写作者来说，经典作家和著名作品的写作方法、创作体会等可以多学习、多练习、多感悟、多揣摩。

(来源：《新华日报》)

在可信和生动上下功夫

2021年适逢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，出版界抓住这一契机，推出一系列研究王安石相关著作。其中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王安石传》，是基于学术立场又适合大众读者的读物。全书分上下两册，50多万字，可谓体大思精。

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宋代，达到一个繁荣和成熟的新的质变点，在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诸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于此前统一王朝的时代特征。宋朝建立伊始，即以振兴文教、声明文物为目标，重视文化事业建设和吸收整合传统文化，对社会风气产生深远的影响。到北宋中期，人才井喷式涌现，欧阳修、司马光、王安石、苏轼就是其中卓越的代表，可以说是“百科全书式”的人物。

同为具有恢宏格局的文化人物，王安石更特殊。通览近千年的王安石研究史，无论政治评价、思想考量，还是文学

论析，均为变法的不同评价所左右，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，不仅难以正确评价王安石的改革思想和改革实践，也难以正确认识“荆公新学”和他的诗词文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。元、明两代至清中期，延续南宋以来的论调，被扭曲的王安石形象通过戏曲、话本等通俗文艺形式深入民间。直到清代中期以后才出现正确评价王安石的呼声，蔡上翔《王荆公年谱考略》、梁启超《王荆公》是其中两部代表作。改革开放以来，王安石研究逐步走上理性、客观的学术轨道，产生了大批严谨、扎实、可信的研究论著，对王安石的肯定评价占据主流。虽然也有不同的意见，均属正常的学术探讨，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和评价这位历史人物的实际面目和历史地位，揭示他于当下社会的意义和价值。

本书对王安石一生各个阶段的重要事迹与心路历程，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与描写，既注重其政治事功、学术业绩、文学创造，也注重其日常生活细节，用细节描写呈现历史面貌，揭示人物内心的深层结构。作者的写作态度严肃认真，凡所讲述到的王安石种种事件，包括一些细节，均有文献根据，绝不凭空编造，做到了“无一‘事’无来历”，读者可以放心地“信以为真”。但“无一‘事’无来历”，并不等于“无一‘字’无来历”，在追求叙事真实性的基础上，作者亦结合具体情境进行了有限度、有节制的想象和推演，以表示对这些事件的个人理解，也使此书具有生动性与可读性。至于可信度与可读性的结合是否恰当，要交由读者去评价了。

此外，本书十分注意对王安石本人诗词文作品的介绍，对王安石心路历程的刻画，多取材于其作品，以作品串起人生，采取类似“以译代注”的方式予以阐释。阅读这本书的朋友，在了解王安石一生经历的同时，也能欣赏到王安石充满艺术魅力的文学精品，获得一次次切实的审美享受，从而深入认识王安石的思想、人格及其所处的时代。

(来源：《人民日报》)

冬季有书不觉寒

□ 司德珍

午后的阳光，暖暖的，风里有和煦的味道。这是冬日里难得的好天气，适合晒被子，亦适合晒父亲的那些“宝贝们”。

父亲的“宝贝”不是奇珍异宝，亦不是绫罗绸缎，而是满满一大箱子的书。有些书因年代久远，纸页早已泛黄、皱折，字迹也变得模糊，可父亲却舍不得丢掉，宝贝似的收藏着，待到天气晴好的时候，他把那些书一本一本展开放在太阳下晒。

我幼年时便知道，父亲爱读书，好读书。去地里干活，别人挎着的篮子里是饼子，是白开水，而父亲的篮子总会比旁人多本书。田间休息的时候，人家要么打个盹，要么几个人凑在一起聊些家常，父亲却不，他坐在地头上，一边啃着饼子，一边埋头看书，一脸陶醉。有人不解，问他：“你又不考大学了，干嘛还看这些书。”父亲笑笑，说，书都能给人力量。能给人什么力量呢？书又不能当饼子吃，当时的我不懂，大家也不懂，久而久之，也不再有人问他了。

那时，家里的日子过得比较艰难，生活的担子都落在父亲肩头，他有干不完的农活，打不完的零工，根本没有多少时间用来看书。有时，父亲下工回来会翻上几页，可繁重的农活透支了父亲的体力，他经常会捧着书睡着。这时，母亲会轻轻地抽走他手里的书，惊醒的父亲总会微微叹口气，说：“等到冬天就好了。”冬天是乡下最清闲的时光，也是父亲最喜欢的季节。这个时节，粮食入仓了，小麦种下了，地里的农活要等到来年开春才能动工，因天寒地冻，零活也少了许多，父亲有大把的时间用来读书。

寒冬腊月，凛冽的北风卷着鹅毛般的大雪嘶吼，大树小树落光了叶子在风里瑟瑟发抖，真冷啊。屋里的炉子早就生着了，棉衣也上身了，可身上还是浸着冷意。晚饭过后，我们一家围在炉子跟前，母亲缝补衣裳，父亲埋头看书，而我烤红薯，烤花生。过完嘴瘾，我便没了兴致，一个劲地嚷嚷着冷。母亲看着我，炉火这么旺，怎么还冷，这可怎么办。父亲将脸从书本里抬起，寻思了一下说，冬季有书不觉寒，我给你找些书来看。说着，他起身，开始翻箱倒柜，终于找出一套连环画册给我，是《西游记》。那时，我识字不多，但也看懂了大概意思，里面的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，我看得入了迷，再也没有嚷嚷冷。我也爱上了读书，父亲买书的时候，我都会跟着去挑一些我喜欢的小人书。

后来，读书这个爱好一直伴随着我。成年后，我在外地工作，一开始租住在没有暖气的地下室里。冬天的时候，杯子里的水都能冻成冰，但我始终记得冬季有书不觉寒。我从图书馆借来书，下了班带回地下室读，竟也在书香陪伴下熬过了几个严冬，日子也有了“小荷已露尖尖角”的欢喜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阅历的增加，我亦明白了父亲曾说过的那句话：书能给人力量。的确，书不能当饭吃，但它是精神的食粮，能让灵魂积蓄更多的力量。而冬季读书，更能接近自己的内心，读着读着，心便暖了。

九旬老人爱阅读

□ 王洪武

在区老干部阅览室的东南角，除了双休日，每天下午总能看到一位耄耋老人在那聚精会神地看书读报，大伙都说那是他的专座。

我骑电瓶车去阅览室，半路常遇见他从公交车上下来，理一理肩头挎着的小包，甩开膀子，拐进小巷，直往阅览室跑去。

老人看书读报时戴着眼镜，手里还拿着一块半边眼镜，好像就是他的“放大镜”。旁边站不了还放一支笔、一张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。

“这么大了年纪了，看就看吧，还记什么呢？”这天，我不解地向他询问了这个问题。

老人望望我，笑笑说：“我和你一样。你写稿，见好文章好词句，记下来好参考好宣传；我有好东西，抄下来也便于学习、宣讲呀！”说着，他很感兴趣地摘掉眼镜，向我讲起他读报用报的故事。

老人姓王，已90出头。18岁参军，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、抗美援朝，他都参加过。1958年转业地方不久，他患上糖尿病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从文化站阅览室的一本杂志上看到，吃豆腐渣渣对治疗糖尿病有益。可那时豆制品都上计划，他就买豆浆机自己磨。豆浆送给邻居喝，家中正常饭菜只尝一点点，一天三餐主吃豆腐渣，外加青菜百叶。半个月后，他的血糖还真正常了。

可是不久，老人忽觉浑身疼痛。去医院检查，原来豆腐渣未经煎熟，残存嘌呤，人吃久了，



导致尿酸又高了。老人说，看书学习要辩证吸收，治病还是要听医生的话。

退休以后，老人读书看报的劲头更足了。每天下午两点半从家出发，步行800米，乘车过两站，下车再步行1000米到阅览室。他说，再加上上午的活动，这按报上健身专家的建议——老人一天步行5000米，只多不少了。

老人告诉我，他之所以读报爱记卡片，便于自己“学”是一方面，另外还有个“用处”——每天早上六点半、八点半当儿，他会去市区迎宾馆、人民公园、和两拨老人一起分享健康知识。当然，少不了也会分享时事政治、政策法规、文明道德、家政趣事等。

看来读书看报真是好处多多啊！

酒醉书香

□ 群山

明月相约来日相会于浩渺的云天。一首《月下独酌》，书尽李白的浪漫、痴情和不弃不离的执着。

酒与文学结合，让文学家诗人在自由的天地中放飞翱翔，留下不朽的篇章。“孟夏草木长，绕屋树扶疏。众鸟欣有托，吾亦爱吾庐。既耕亦已种，时还读我书。穷巷隔深辙，颇回故人车。欢言酌春酒，摘我园中蔬。微雨从东来，好风与之俱。”陶渊明的《读山海经》，写下闲适读书的情景。初夏之际，草木茂盛，耕作之余，寓居绿树环绕的草庐，独自酌酒而饮，悠闲地读书。相伴和风细雨，享受自然的清新与惬意。没有了人世间的喧闹和干扰，诗人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自得和自在。

读书与酒，相通相宜。北宋名臣杜衍，起初对女婿苏舜钦每晚喝下一斗酒而不解，便暗中看个究竟。一天晚上，苏舜钦读《汉书·张良传》，读到“良与客狙击秦皇帝，误中副车”时，他一拍手喊道：“可惜没击中！”于是，满饮一大杯。又读到“始皇起下邳，与上会留，此天以臣授陛下”时，他拍桌子吼道：“君臣相遇，怎如此之难！”悵恨许久，又饮一大杯。杜衍听了笑

道：“有这等好物下酒，一斗真不多啊。”苏舜钦读《汉书》，读的是快感和享受，读出了活生生一股真气和意气。

好酒助读书，好书在慢读。时下阅读，刷屏而过，刚刚浏览一批，又一批信息涌来。过目之读，翻屏即忘。相比而言，古人读书慢，更能品出书中的滋味。苏轼读《汉书》，有人问他：“以先生天才，开卷一览可终身不忘，何用手抄耶？”东坡说：“不然。某读《汉书》到此凡三经手抄矣。初则一段事抄三字为题，次则两字，今则一字。”友人朱载来访，问苏轼在做什么？苏轼说，抄《汉书》，只抄标题。第一遍以三字为题，第二遍以二字为题，第三遍以一字为题，而后看标题回想篇章。朱载随机挑字，苏轼随即背出相关篇章段落。朱载回去对孩子说：“聪慧的人尚且如此勤苦，中等智力的人更应加倍才行。”难怪一位友人感叹，好书在细读，陈酿在慢品。

“不须饮酒径自醉，取书相和声琅琅。”酒圣诗仙，千古美谈。于书与酒，是一种生活，透出其间的文化与精神。酒醉书香，给人以启迪。书为智慧，酒为物华。细读慢品，让书卷之美慢慢地润泽在心田。

